



1	4
1555	
179	

179



門 14
號 1555
卷 179



灑水燕譚錄卷第六

齊國王闢之聖塗

貢舉凡十四事

國初詔諸州貢舉人員羣見訖就國子監謁先師迄今
行之循唐制也
蘇德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
還鄉里太守置宴以慶之樂作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
嘗為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言雖俚俗而
頗盡其實德祥孫不有高行少時一試禮部不中拂衣

灑水燕譚錄卷六

一知不足齋叢書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昭和不詳

去居涇水之濱五十年不踐城中歐陽文忠公鎮青言於朝廷賜號冲退處士年八十餘卒

進士之舉至今本朝尤盛而沿革不一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訴訟帝御講武殿覆試覆試自此始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次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暉榜始賜宴自呂蒙正榜始賜同出身自王世則榜始賜別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陳堯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始彌封謄錄覆考編排皆始於景德祥符之間

講武後殿今日崇政殿也

唐制禮部試舉人夜試以三鼓為定無名子嘲之曰三條燭盡燒殘學士之心八韻賦成笑破侍郎之日後唐長興改令晝試侍郎竇貞固以短晷難成文字不盡意非取士之道奏復夜試本朝引校多士率用白晝不復繼燭

雍熙中著作佐郎樂史特賜進士及第詔附於興國五年第一等之下賜第附榜始於此

太宗朝趙昌國者自陳乞應百篇舉帝親出五言四句為題云秋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煙詩酒春池雨山僧道

柳泉凡二十字字爲五篇篇四韻至晚僅能成數篇辭
意無足取亦賜及第用勸學者

真宗朝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慶歷中子明逸子飛彥
遠子高相繼制舉登科嘉祐未蘇軾子瞻弟轍子由同
年制策入等衣冠以爲盛事故子高謝啓云兩朝之間
相繼者父子十年之內並進者弟兄子瞻汝州謝表曰
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而子瞻入等九高
故其謝啓曰誤玷久虛之等希白從孫藻皇祐五年登
進士第是年說書中選後十年復登科舉其謝啓曰十

年三第屢玷於主司一門四人無替於祖烈

咸平元年開封發解以高輔堯爲首錢易次之易有時
名不得魁薦頗不平之上書言試題語涉譏諷輔堯亦
請以解頭讓易上命錢若水覆考既而上以爲士人爭
進幾不可長止令擢文行兼著者一人爲首乃以孫暨
爲第一輔堯次之易第三餘如舊

祥符二年真宗東封岱山六月放梁罔已下進士三十
一人及第四年祀后上於份陰十一月放張師德以下
三十一人及第固雍熙二年狀元顯之子師德建隆二

年狀元去華之子兩家父子狀元當時士大夫榮之甘棠魏野聞而以詩賀之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唐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程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輒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爲榮其後相繼爲相當時有贈詩者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盡相傳

嘉祐中蘇轍舉賢良對策極言闕失其略云聞之道路

陛下宮中貴姬至以百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考官以上初無此事轍妄言欲黜之仁宗曰朕設制舉本待敢言之士轍小官如此直言特與科名仍令史官編錄

張鄧公士遜以監察御史爲諸科考試官以舉子有當避親者求免去主司不從真宗嘉之自後試官親戚悉牒送別頭考核至今著爲令

熙寧中孔文仲舉賢良方正制策八等以忤時政不推恩孫靖公固言科舉徒取一日之長言之虛華不足校

別制舉本以求直言豈以忤而黜之耶今朝廷以文仲之言足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而以文仲之黜爲惑論者嘉之

慶歷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審刑詳議官祝諫侍廷

中男中甲科次男虞弟諮一壻忘其姓名皆擢第季弟許得

同出身每唱一名卽稱謝是日諫五拜殿下仁宗以問近臣對以皆子弟也仁宗嘉賞之

文儒書籍附凡十四事

太祖詔盧多遜扈蒙李昉張瞻劉兼李穆李九齡修五

代史而蒙九齡實專筆削初以建康實錄爲本蒙史筆無法拙於敘事五代十四帝止五十三年而爲紀六十卷其繁如此傳事盡於紀而傳止次履歷先後無序美惡失實殊無足取天聖中歐陽文忠公與尹師魯議公撰後師魯別爲五代春秋止四千餘言簡有史法而文忠卒重修五代文約而事詳褒貶去取得春秋之法遷固之流

太宗銳意文史太平興國中詔李昉扈蒙徐鉉張及等門類羣書一千卷賜名太平御覽又詔昉等撰集野史

太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章爲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太宗日閱御覽三卷因事有闕暇日追補之嘗曰開卷有益朕不以爲勞也

白樂天嘗謫官江州多遊東林卽今廬山寺有天祐中僧修睦記云寺有蓮花藏藏有白集七十卷傳云居易自寫同遠大師文集不許出寺廣明初高駢強取去以遺相後四十餘年有王長史者徧求善本校正錄而藏之旋又爲長史易去頗多舛謬真宗詔取至都下令侍臣以諸本參校繕寫付寺僧謹藏之時真宗對侍臣語

及居易與元稹齊名而居易保持名節終始不易故不至相位歎惜久之

真宗朝殿中丞崔頤正直講國子監以老疾不任朝請乞以本官致仕從之仍爲直講真宗優儒學故遂其閑逸而不罷其職俸焉

晏元獻公七歲文章敏妙張文節公薦之真宗召見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公徐曰臣嘗私爲此賦不敢隱乞易題真宗益歎異之乃易以他題

青州壽光張荷若山早依田告爲學告卒八終南師事

种放而吳道魏野楊朴宋澥皆友也性高潔為文奇澀
初高弁公儀作帝形五商刻三篇以示放放歎曰隋唐以
來綴文之士罕能及之學者翕然競傳其文及荷著過
非九篇成放見之曰又在帝形之上矣終以連蹇不遇
卒子孫流落荷之文散亡無幾拮收其遺得文若詩凡
一百一十五篇為三卷藏於家將以遺荷之子孫焉
唐杜暹家書跋尾皆自題詩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
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為不孝京蘇維嶽家
杜氏書元多所題皆完近年朝議大夫謝暕好蓄書卒

自校正以二十厨貯之取杜詩一首二十字厨刻一字
以別書部謝氏子孫多賢令子仲弓廣文孫牧商刻皆
登甲科少微嘗舉茂才
慶曆中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為天下第一政成重修
岳陽樓屬池文正公為記詞極清麗蘇子美書石邵鮪
篆額亦皆一時精筆世謂之四絕云
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
人方下直為之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麗各得
其體真天才也歐陽文忠公聞而歎曰昔王勃一日草

五王策此未足尚也

濟州晁端友文元公之孫也沈靜清介君子人也工文辭尤長於詩常自晦匿不求人知而人亦無知者以進士從仕二十餘年爲著作佐郎以卒其子補之錄詩三百六十篇求子瞻序之方子瞻通守杭也端友爲新城令與遊三年知其君子而不知其能爲詩夫以端友之文子瞻之明且好賢而又相從久猶有所不知則士之蘊文行不自求聞達卒不爲世知者可勝數耶

孫洙巨源博學長才初舉賢良方正奏論五十篇皆陳

祖宗政事指切治體推往驗今著見得失天下爭傳寫之目曰經緯集韓魏公覽而歎曰慟哭太息以論天下事今賈誼也

趙師民周翰博學醇德爲本朝名儒尤爲仁宗所眷白登第卽入學館豫校讐登經筵參侍幾三十年晚以龍圖閣學士出守耀州仁宗親筆御詩以寵其行序有儒林舊德出守近藩之語後宋次道撰公碑題其額曰儒林舊德之碑世以爲榮

龍昌期陵州人祥符中別注易詩書論語孝經陰符道

德經攜所注游京師范雍薦之朝不用韓魏公安撫劍
南奏以爲國子四門助教文潞公又薦授校書郎講說
府學明鑄再奏授太子洗馬致仕明堂泛恩改殿中丞
又注禮論注政書帝王心鑑八卦圖精義八神絕筆書
河圖炤心寶鑑春秋復道三教圖通天保正名等論竹
軒小集昌期該洽過人著撰雖多然所學雖駁又好排
斥先儒故爲通人所罪而其書亦不行年八十九卒諡
于子駿爲誌其墓

李昉涇鄉自號谷子少師任奉古博通經史以著述爲

志性靜退不樂仕進士大夫多稱之爲張乖崖所器少
日一出庭試後隱居永康軍白沙山後生從之學者甚
眾任中正薦乞賜處士之號詔以爲試校書郎凌策又
薦之召授試懷寧主簿國子監說書改大理丞知泉州
惠安縣久之以先所著未成再乞國子監說書以終其
業著孔子弟子傳讚六十卷上之得知榮州秩滿以國
子博士致仕昉撰道德經疏二十卷張乖崖語錄二卷
谷子三十卷歌詩雜文七十卷年九十

先兆凡二十三

艾穎侍郎少以鄉貢入京師中途逢一叟謂穎曰子相甚貴此去當登第授穎書一策乃春秋左氏傳穎熟讀之禮部試鑄鼎象物賦出所得書穎甚喜援筆立成若有相之者主司愛歎擢至甲科

王元之謫守黃州有二虎鬪一虎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日官謂守土者當其咎太宗惜其才即徙蘄州謝表有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帝深異之促詔還臺未行捐館帝甚歎息之

初寇萊公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蓋君骨類盧多遜耳後果如其言

丁朱崖當政日置宴私第忽語於眾曰嘗聞江南國主鍾愛一女一日諭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性識特異於人卿等為擇佳婿須年少美風儀有才學門地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為郡參謀年方弱冠風骨秀美大門嘗任貳卿博學有文可以充選國主亟令召至見之大喜尋尙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禁闈良田甲第珍寶奇玩豪華富貴冠于一時未幾主告殂國主悲悼

不勝曰吾將不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
生恍疑夢覺觸目如失丁笑曰某他日不失作劉參謀
也席中莫不失色未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子然南去
何先兆之著也

吳文肅公奎將舉賢良一夕夢入魏文帝廟召升殿顧
問羣臣優劣公未及對帝曰韓延壽爲最是夕門下抄
書吏楊開者夢公讀楊阜傳翌日告公公異之卽取二
傳覽之及祕閣試六論一題乃韓延壽楊阜孰優公遂
膺首選

王元規景仁慶歷末將赴吏部選一夕夢一人衣冠高
古若術士者因訪以當受何地官期早晚書八字與之
云時生一陽體合三水旣覺不悟其意也後法官河南
府河清主簿凡三字皆從水到官日正冬至

趙少師少名公禪一夕夢人持名籍有金書趙概字及
覺改名慨又嘗夢通判汝州旣登甲科果通判海州或
以篆文校之汝海字頗相類

歙州三靈山人程惟象少逢異人授要訣退而精思其
術言人貴賤壽夭多中御史馬遵應舉時問於惟象言

二十四當成名不出十年當知南方大邑仍損初妻再
婚徵姓貴族皆如其言後爲御史言事責宣城過儀真
見惟象言不久復職定壽四十七俄復京本曹數日還
臺卒年四十七呂景初自殿中御史出通判江寧府以
父諱欲乞換郡惟象曰不必行別有命果移衛州張宣
徽方平問一丁酉人命曰天賓星行初度不當作內臣
壽止五十四乃中人也其年除內相未拜命而卒屢歷
中三發運使向傳式袁杭許元問命言二月八月俱動
惟許動中見喜謂動非動二月袁召充省副八月回爲

省副許至八月自判官遷發運副使遷而不離也仍言
許終作兩制眾以爲許門蔭難登近侍後賜出身遂爲
待制杜杞移浙漕惟象曰此去百日三朝官俱壽盡乃
北部陳執古內翰蘇紳待制滕宗諒故杞贈詩云有驗
如有神惟象於所居構瑞墨閣士大夫多畱詩其上
韓存寶本西羌熟戶少負才勇喜功名累立戰功年未
四十爲四方館使涇原總管一日郡僚繪象渭州僧舍
或爲其色不類令以粉筆塗其面將別圖貌未及促詔
赴闕命經制戎瀘賊寇人覩其無首咸以爲不祥明年

存寶果以奏功不實伏誅

馮當世少孤寓武昌縱飲不羈一夕醉臥郊外溪邊有漁者罷漁艤舟困眠有人叱之曰馮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漁者驚起步月岸上一人衣冠熟寢草間詢之知爲馮也卽拜曰秀才他日貴顯幸勿忘具以夢告因請臥舟中以避風露馮睡至曉與其載入郡其後馮貴使訪漁舟不復見

慶歷末武昌陽傳爲予言楊直審賢少聰旣長文辭學行爲天下所稱十九游太學補試遂寇諸生後試國學禮部殿前皆爲天下第一得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行丁母憂哀毀致疾度必死曰友人莫孝先嘗夢我龍首山人龍首蓋言四爲貢首山人無位之稱也我必死矣后數日果終年三十一天下痛惜之

王獵酸棗人天聖末舉未第一夕夢紫衣吏召至一宮門守衛甚盛揖入升廳對拜者紫衣金帶年三十許禮甚恭旣坐辭甚遜覺後私記其年月獵後困於場屋久之推恩五舉得同出身登仕又二十餘年年且七十始爲尚書員外郎將乞身以去故人或止之會莢廟入

繼爲皇子近臣薦公爲宮僚赴皇子位門關守衛宛如
夢中及升廳拜揖則衣冠儀貌亦與所夢無異歸視篋
中所記乃英廟所生時也侍讀宮邸未及期年英廟卽
位遂登侍從吳文肅公嘗對子言余天聖未方爲長垣
主簿與獵友善故聞之詳

進士李某者久未第一日訊命日者曰君遇三韓卽發
祿李乃徧謁貴人韓姓者冀蒙推轂而卒無知者元豐
中朝廷遣使高麗有與李故人者奏名同往至其國考
圖籍乃古三韓之地也使還賜出身果符日者之言

此乃陳州崔度爲厚鄉所辟歸得出仕耳

孫莘老初爲太平令有呂同者學於孫一夕夢試南宮
中高選主文孫也衣緋魚覺以告孫孫曰子學已充料
不日取高第而某方仕州縣何事文衡況朱衣豈主文
服耶熙寧初呂赴禮部試孫以記注知諫院同知貢舉
尚衣緋呂大喜必在高等俄又被黜大悵恨自放江湖
無復仕宦意元豐初呂以五舉免解再赴禮部孫以祕
書少監知舉尚衣五品服勝出呂預高薦及贊謝孫廳
宇侍執宛如平昔之夢

皇祐二年陳琪知邕州冬至日琪旦坐廳事僚吏方集有白虹貫庭自天屬地明年五月龍鬪於城南江中馳逐往來久之江水暴漲未幾儂智高陷二廣前此陶弼以詩貽楊畋請爲備云虹頭穿府署龍角陷城門也元豐中汶上梁迥一夕夢奏事殿中見御座前揭一碑箔金大書黃裳二字意必貴兆也因改名黃裳明年御前唱進士第南劔黃裳爲天下第一

王彥祖初名元宗慶歷二年方勝冠廷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罷寢旅舍一人告之曰今年未當中第彥祖尤不平且責之曰子未嘗見予程文又未始知予生月何從而知未中第其人笑曰君若中選賦題天宇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天宇在上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於禮部八月再預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以臥疾困眠夢至一大府見二人因懇求生平祿命二人笑不荅再叩來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待此水分流君卽登第也覺以爲池水不能分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乃寤卽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父

莫大於配天賦廷試圓丘象天皆中高選其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事天得貼館職皆符夢中之言也元祐四年夏余初至河東一日與郡僚旅見提刑孫亞夫孫曰近日府中角聲不和應在太守時蒲資政方到未幾王震待制自同復鎮蒲七日商刻丁母夫人憂去至九月中孫復語郡官曰角聲不和尤甚前日尋報蒲中行龍圖自襄移蒲十月到官明年春病卒其驗如此不知何術也

成都譙開博極羣書而不求榮利簡靜沖退好脩身之

術日游大慈寺博訪異聞以廣所學久爲蜀中士大夫所稱文同與可九重之目曰大慈仙治平三年上巳夜有人觸其戶開秉燭視之一叟白鬚布裘酣寢戶外開呼之使去行且語曰明年正月聖人當出開意其狂醉不以爲怪視睡處一燒餅一藥帖逐之已不見與可取餅藥以去明年正月神宗嗣位

蜀人任玠溫如晚寓寧州府宅一夕夢一山叟貽詩曰故國路遙歸去來玠和之曰春風天遠望不盡旣覺自笑曰吾其死乎數日不病而逝

術士李某忘其名者亦傳管輅軌格法畫卦影頗有驗今丞相頃嘗問之卦影畫水邊一月中有口未幾除知湖州又盧龍圖秉使占卦影亦同乃除知渭州字雖不同而其影皆符

澠水燕談錄卷第六

澠水燕譚錄卷第七

齊國王闢之聖塗

歌詠凡二十四事

藝祖收河東凱旋范杲叩馬進詩曰千里版圖來浙右一聲金鼓下河東上愛歎不已增秩賜章服杲魯公質之嫉好學有文時稱高梁柳范謂高弁梁周翰柳開與杲也

楊侍讀徽之以能詩聞於祖宗朝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以百篇獻上卒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

姓名太宗和賜且語近臣曰徽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
拜禮部侍郎選十聯寫於御屏梁周翰之詩曰誰似金
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
鶴隨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迴樓高
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煙自直戰地雨長腥嘉陽川云青
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入瞿塘
峽帶雨雲歸越舊州哭江爲云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
煙元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云偶題巖石
雲生筆閑繞庭松露溼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

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遲桐葉雨聲

寒

王元之謫黃州實由宰相不悅交親無敢私見惟竇元
賓握手泣言於閣門曰天使公屢出豈非命耶士大夫
高之元之以詩謝之云惟有南宮竇員外爲予垂淚閣

門前

又見湘山續錄

元之初知制誥上疏雪徐鉉貶商州召入爲學士坐辨
孝章皇后不實謫滁州復召知制誥撰太祖尊號冊坐
輕誣謫黃州作三黜賦以自述時蘇易簡知舉適放榜

奏曰禹偁翰苑名儒今將全榜諸生送於郊上可其奏

諸生別元之口占一絕付狀元孫何曰為我多謝蘇易

簡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

知舉看人門下放諸商刻生廷博案二老堂詩話力辨此事之妄宜參觀之

楊文公初為光祿丞太宗頗愛其才一日後苑賞花宴

詞臣公不得預以詩貽諸館閣曰聞戴宮花滿鬢紅上

林絲筦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諸

公不敢匿以詩進呈上詰有司所以不召左右以未貼

職例不得預即命直集賢院免謝令預晚宴時以為榮

唐韓吏部序侯喜劉師復與道士軒轅彌明石鼎聯句

其事頗怪彌明之詞相繼遠甚世以謂非神則仙殆非

人思所能到孫漢公以為皆退之語也蓋以其詞多譏

刺慮為人所知故假以神其事

夏文莊公竦初侍其父監通州狼山鹽場渡口詩曰渡

口人稀黯翠煙登臨尤喜夕陽天殘雲右倚維揚樹遠

水南回建業船山引亂猿啼古寺電驅甘雨過閑田季

鷹死後無歸客江上鱸魚不直錢時年十七後之題詩

無出其右識者以謂甘雨過閑田雖有為霖之志而終

無濟物之澤

陳文惠公堯佐端拱元年程宿下及第同年二十八人時公兄弟俱未仕父省華尚爲小官家極貧魏野以詩賀之曰放人少處先登第舉族貧時已受官

王文正公會李文定公迪咸平中景德間相繼狀元及第其後更踐政府及罷相鎮青又爲交承故文正送文定移鎮兗海詩有錦標奪得曾相繼金鼎調時亦踐更之句又云并土兒童君再見會稽章紱我偏榮蓋文定再鎮兗而青社文正鄉里也

慶歷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聲若環佩公臨聽忘歸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聞而往遊其山水秀絕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吟蓋宮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爲醉翁引以敘其事然調不主聲爲知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歿其後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於東坡居士子瞻以補其闕然後聲詞皆備遂爲琴中絕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

琅然清圓誰彈嚮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

露娟娟人未眠荷簣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弦

第二疊泛聲同

此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室有朝吟夜怨山有

時而同巔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

意在人閒試聽徽外兩三弦方其補詞閑為弦其聲居

士倚為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為比丘號本覺

真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

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詞

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

海陵西溪鹽場初文靖公嘗官于此手植牡丹一本有

詩刻石後范文正公亦嘗臨蒞復題一絕陽和不擇地

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後人以二公詩

筆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為人貴重護以朱欄不忍採折

歲久茂盛枝覆數丈每花開數百朵為海濱之奇觀

范魯公之孫令孫有學術登甲科人以公輔器之王魏

公且妻以息女令孫常為登覽詩曰孤雲不為雨盡日

却歸山識者以謂不及進用之兆令孫官止右正言年

未五十卒士大夫哀而惜之

青州布衣張在少能文尤精於詩奇蹇不遇老死場屋嘗題興龍寺老柏院詩云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日幾回惟有君家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大為人傳誦文潞公皇祐中鎮青詣老柏樹訪在所題字已漫滅公惜其不傳為大字書於西商刻廊之壁後三十餘年當元豐癸亥東平畢仲甫將叔見公於洛下公誦其詩囑畢往觀畢至青訪其故處壁已圯毀不可得為刻于天宮石柱又刊其故所題之處

蘇子美慶歷末謫居姑蘇以詩自放一口觀魚滄浪亭

有詩云我嗟不及遊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識者以為不祥未幾果卒年四十一士大夫嗟惜之

濮人杜默師雄少有逸才尤長於歌篇師事石守道作三豪詩以遺之稱默為歌豪石曼卿詩豪永叔文豪而永叔亦有詩曰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久不第落魄不調不護名節屢以私干歐陽公公稍異之默怨憤作桃花詩以諷由是士大夫薄其為人

鄭毅夫詩格飄放晚年為雨詩曰老火燒空未肯休忽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頭未

幾自杭移青道病泊舟高郵亭下乃卒是何自識之明
趙文度青州人名犯太祖諱上字清泰三年進士第六人及第
能詩有觀光集傳於世頗有佳句嘗爲劉崇幕客及崇
僭位拜僞相後與崇不和出守嵐州及太祖征河東文
度以城歸國拜華州節度使後因郊禮移鎮耀州有詩
寄其鄉人云聖主覃恩徧九垓碧油紅旆出關來鄉中
父老如相問十五年前趙秀才予姑之夫晉卿文度孫
也其詩尚在

石曼卿天聖寶元閒以歌詩豪於一時嘗於平陽作代

意寄師魯一篇詞意深美曰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山
河損桃李鴈聲北去鷺西飛高樓日日春風裏眉黛石
州山對起嬌波淚落妝如洗汾河不斷水南流天色無
情淡如水曼卿死後故人關詠夢曼卿曰延年平生作
詩多矣獨常自以爲代平陽一首最爲得意而世人罕
稱之能令予此詩盛傳於世在永言爾詠覺增廣其詞
爲曲度以迷仙引於是人爭歌之他日復夢曼卿謝焉
詠字永言

李淑守鄭州題周少主陵曰弄耜牽車晚鼓催不知門

外倒戈回荒墳斷壠纔三尺剛道房陵半仗來時陳文
惠薨淑奉詔爲墓誌淑言堯佐好爲小詩閒有奇句陳
之諸子請易之淑不從乃言其詩謗太祖落淑侍讀學
士

祥符中有劉偁者久困銓調爲陝州司法參軍廉慎至
貧及罷官無以爲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野
以詩贈行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乘馬去騎驢未幾
眞宗祀汾陰過陝詔徵野赴行在野避不奉詔上遣中
使就野家索其所著得贈偁詩上歎賞久之語宰臣曰

小官中有廉貧如此者使召之偁方爲江南幕吏至以
爲京官知青州博興縣後有差除上曰得如劉偁者可
矣未數年亟遷主客郎中三司戶部郎官眞宗之獎拔
廉吏如此然由野一詩發之也

濮人李植成伯與張續禹功師徂徠石守道爲門人高
弟歐陽文忠讀徂徠詩云常續最高弟騫游各名科成伯

少名嘉祐中詔舉天下行義之士發遣詣闕成伯首被
此舉詔書方下而卒士大夫惜之時禹功居曹南城前
卒數日以詩寄禹功其末句云野堂吹落讀殘書禹功

怪其語不祥亟往訪之未至濮成伯已卒野堂成伯讀書堂也

王元之在翰林太宗恩遇極厚嘗侍燕瓊林獨召至御榻顧問帝語宰相曰王某文章獨步當代異日垂名不朽元之有詩云瓊林侍游宴金口獨褒揚

范文正公未免乳喪其父隨母嫁淄州長白山朱氏既冠文章過人一試為南宮第一人遂擢第仕宦四十年晚鎮青西望故居纔百餘里以詩寄其鄉人曰長白一寒儒登藥三紀餘百花春滿地二麥雨隨車鼓吹前迎

道煙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苦詩書

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行於壁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大蘇小集子瞻才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之曰誰題佳句到幽都胡兒問大蘇

書畫 凡十一事

唐劉忠州晏重脩禹廟碑崔巨文段季展書劉當世顯人所記撰及書碑者宜皆知名士矧巨之文季展之書有過人者而其名不著於世何也景祐中周膳部越為

三門發運判官始以墨本傳京師越書爲當時所重以是季展書亦爲人所愛其後屯田左員外謹慮其刊闕構字以覆其碑而模刻於他石以廣其傳焉季展書刻石者少有洛祠記多心經不著姓氏驗其筆畫季展書也

太宗朝有王著學右軍書深得其法侍書翰林帝聽政之餘畱心筆札數遣內侍持書示著著對如初或詢其意著曰書固佳矣若遽稱善恐帝不復用意其後帝筆法精絕超越前古世以爲由著之規益也

營上李成字咸熙磊落不羈喜酒善琴好爲歌詩尤妙畫山水周樞密使王朴與之友善爲召至京將以處士薦之會朴卒乾德中陳守大司農衛融以鄉里之舊延之郡齋日恣飲竟死於酒子覺仕至國子博士直史館贈成爲光祿寺丞葬於浚儀之魏陵朱翰長白爲之誌成畫平遠寒林前人所未嘗爲氣韻蕭灑煙林清曠筆勢穎脫墨法精絕高妙入神古今一人真畫家百世也雖昔王維李思訓之徒亦不可同日而語其後燕巖翟院深許道寧輩或僅得一體語全則遠矣考白所

成誌則成未嘗仕而歐陽文忠公以爲成仕至尚書郎按白與成同時人又與成子覺並列史館其所紀宐不妄不知文忠公何以據也正當以誌爲定

翟院深營丘伶人師李成山水頗得其體一日府宴張樂院深將擊鼓爲節忽停擗仰望鼓聲不續左右驚愕太守召問之對曰適樂作次有孤雲橫飛淡佇可愛意欲圖寫凝思久之不知鼓聲之失也太守笑而釋之北都臨清縣北王舍僧寺東一古殿皆吳生畫佛像旁有題記類褚河南筆法國朝已來奉使大遼者道出寺

下例往觀之題名府板或剔取一二像今日盡

歐陽文忠公文章道義天下宗師凡世俗所嗜一無畱意獨好古石刻自岐陽石鼓岱山鄒繹之篆下及漢魏已來碑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塚莫不皆取以爲集古錄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撮其大要列爲目錄并載可以正史學之闕謬者以傳後學跋尾多公自題復爲之序請蔡君謨書之真一代絕筆也公之守毫也余正蒙城簿嘗得閱之

玉堂北壁有毘陵董羽畫水波濤若動見者駭目歲久

其下稍壞學士蘇易簡受命知舉將入南宮語學士韓
丕擇名筆完補之丕呼巧者墁其下以朱欄護之蘇出
院以是悵惜不已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
而筆力勁健能爲方文字謂之堆墨目爲八分凡天下
名山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蹟世或效之皆莫能及
祥符中丁晉公出典金陵真宗以袁安臥雪圖賜之真
古妙手或言周昉筆亦莫可辯至金陵擇城之西南隅
曠絕之地建賞心亭中設巨屏置圖其上遂爲金陵奇

觀歲久頗失覆護縑素敗裂稍爲好事者竊去嘉祐中
王君玉出守郡首詣觀之惜其剽取已盡嗟之尤久作
詩題其旁云昔人已化遼天鶴往事難尋臥雪圖

皇祐中仁宗命待詔高克明輩畫三朝聖迹一百事人
物纔寸餘宮殿山川車駕儀衛咸具詔學士李淑等撰
次序贊爲十卷曰三朝訓鑑圖鏤板印貽大臣宗室
保塞軍東北數里曰路曠一小寺殿後照壁舊有畫水
世傳張僧繇筆勢若搖動真名手也熙寧中地震壁壞
好事者或取二三段藏去今無復可見矣

澠水燕談錄卷第七

世宗嘗與大臣宴於殿中... 世宗嘗與大臣宴於殿中... 世宗嘗與大臣宴於殿中... 世宗嘗與大臣宴於殿中... 世宗嘗與大臣宴於殿中... 世宗嘗與大臣宴於殿中... 世宗嘗與大臣宴於殿中... 世宗嘗與大臣宴於殿中... 世宗嘗與大臣宴於殿中... 世宗嘗與大臣宴於殿中...

澠水燕談錄卷第八

齊國王聞之 聖塗

事誌 凡三十六事

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聰慧者數十人於教坊習樂名簫韶部改曰雲韶部內宴則用之太平興國中擇軍中善樂者名曰引龍直遊幸騎而導駕後曰鈞容直取鈞天之義也

太宗朝府州折御卿貢馬特異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口旁有碧絃如雲霞因曰碧雲霞上征太原往來乘

之上下山嶺必履平地上則屈前足下則屈後足上下
如坐安輿不知登降高下之勞圍人供芻粟或少偃則
嘶鳴奮躍踴齧不已此尤異他馬也上崩悲鳴不食骨
立人不忍視真宗遣從靈駕至永興陵乃斃詔與桃花

大同坎瘞

又見湘山續錄

洛陽至京六驛舊未嘗進花李文定公畱守始以花進
歲差府校一人乘驛馬晝夜馳至京師所進止姚黃魏
紫三四朶用菜葉實籠中籍覆上下使馬不動搖亦所
以禦日氣又以蠟封花蒂可數日不落至今歲貢不絕

胸山有花類海棠而枝長花尤密惜其不香無子既開
如麗婁嫋如曳錦帶故淮南人以錦帶目之王元之以
其名俚命之曰海仙有詩曰一憎窈窕教無子天為妖
嬈不與香又曰錦帶為名卑且俗為君呼作海仙花
萊公貶死雷州喪還還荆南公安縣民懷公德以竹插
地挂物為祭焚之後生筍成林以為神因為公立祠目
其竹為相公竹王樂道為記刊石奉承之有詩曰已枯
斷竹鈞私被既沒賢公帝念深仆木偃禾如不起至今

忠心

蘇公初及第歸州巴東縣手植雙柏於庭至今民愛之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柏焉

南唐後主留心筆墨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物爲天下之冠自李氏之亡龍尾石不復出嘉祐中杉理錢仙芝知歙州訪得其所乃大溪也李氏常患溪不可入斷其流使由他道李氏亡居民苦其溪之回遠導之如昔石乃絕仙芝移溪還故道石乃復出遂與端溪並行

莆陽蔡君謨嘗評李廷珪墨能削木墜溝中經月不壞

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其子廷珪亡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畱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珪或爲邽珪弟廷寬男承宴承安男又用皆有聞易水江南又有朱君德柴詢柴成務李文遠張遇陳贊著名當時其制有劒脊圓餅拙墨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作龍紋其幕有宣府字或止云宣或著姓氏或別州府今人閒已少傳者仁宗嘉祐中宴近臣于殿嘗以墨賜之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雙脊龍樣尤爲佳品咸平中陳文嘉詞官潮州時州人張氏濯于江邊爲鱗

魚食之公曰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鰐魚爲吏部遠徙
今鰐既食人則不可赦矣乃命吏督漁者網而得之
鳴鼓告其罪戮之於市圖其形爲之贊至今多傳之
大者數丈或玄黃或蒼白色似龍而無角類蛇而有足
睥目利齒見者駭之卵出山谷閒大率爲鰐者十二三
其餘或爲鼉爲龜也喜食人畜其食必以尾先去如象
任鼻也

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所謂匿空旁出者也祥符中
真宗祀汾駐畢蒲中車駕臨觀賜名廣孝泉并以名其

坊御身贊紀之蒲濱河地鹵泉鹹獨此井甘美世以爲
異

亳州法相禪院矮檜高纔數尺偃亞蟠屈枝葉繁茂不
可圖狀唐大中年李待價石記云圓蔭三丈餘距今又
百餘年廣袤五六丈爲一郡之珍玩士人目其寺曰矮
栝真宗祀老子嘗駐其下今御榻尚在故陸子履詩云
呈玉座親臨地故老於今漢泫然

余盛於江南近歲制作尤精龍鳳團茶最爲上品一
八餅慶歷中蔡君謨爲福建運使始造小團以充歲

貢一斤二十餅所謂上品龍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雖
宰臣未嘗輒賜惟郊禮致齋之夕兩府各四人共賜一
餅宮人翦金為龍鳳花貼其上八人分啻之以為奇玩
不敢自試有嘉客出而傳玩歐陽文忠公云茶為物之
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也嘉祐中小團初出時也今小團易得何至如此多貴耶
通州狼山廣教寺在唐為慈航院在江中山上昔人有
詩云飛來靈鷲嶺化作寶陀山前後乃江海相接處舟
出二山閒水湍礙石率多覆溺昔有僧率其徒操楫以
護之舟無觸石之患故有慈航之名近年江水南徙山

之前後皆陸田後人又有詩云昔年船底浪今日馬蹄
痕皆紀實也

慶歷四年貝州卒王則據城叛詔明鎬加討久無功參
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為
敗卿必擒則矣未逾月而捷報聞詔拜平章事曲赦河
北改貝州為恩州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花繁俗
目為瓊花不知實何木也世以為天下無之惟此一株
孫冕使訪之山中甚多但歲苦樵斧野燒故木不得大

而花不能盛不爲人貴孫傷之作詩曰可憐遐地產常
化燎原灰近年京師亦有之或云乃李文饒所賦玉蕊
花也

長安故都多古碑石景祐初莊獻太后遣中使建塔城
中時姜遵知永興盡力於塔材漢唐公卿墓石十亡八
九楊大年談苑敘五行德金石厄事夫有國百餘年長
安碑刻再厄矣惜哉惜哉

契丹國產毘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爲殊味
穴地取之以供國主之膳自公相下不可得而嘗常以
羊乳飼之頃年虜使嘗攜至京烹以進御今朝臣奉使
其國者皆得食之然中國人亦不嗜其味也

唐李衛公云維州得之土蕃號曰無憂城景祐中或以
其與濰州名相亂郵置文字率多往來住滯乞改其名
仁宗曰此足以威西戎乃改曰威州也

淄州淄川縣梓桐山石門澗有石曰青金色青黑相雜
其文如銅屑或云卽自然銅也理細密范文正公早居
長白山往來于此嘗見其石皇祐末公知青遣石工取
以爲硯極發墨頗類歙石今東方人多用之或曰范公

石然不耐久久則不免斷裂

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貫泮水限爲二城先時跨水植柱爲橋每至六七月閒山水暴漲水與柱鬪率常壞橋州以爲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會得牢城廢卒有智思疊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爲飛橋無柱至今五十餘年橋不壞慶歷中陳希亮守宿以泮橋壞率嘗損官舟害人乃命法青州所作飛橋至今泮汭皆飛橋爲往來之利俗曰虹橋

慶歷中洪州江岸崩得謝眺譔并書宋海陵王墓銘石

眺文固奇而書亦有法類鍾繇書石入沈括家十餘年後爲夏元昭匿之今不知所在

皇祐中范文正公鎮青興龍僧舍西南泮溪中有醴泉湧出公構一亭泉上刻石記之其後青人思公之德目之曰范公泉環泉古木蒙密塵迹不到去市廛才數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真物外之遊似非人閒世也歐陽文忠公劉翰林貢父及諸名公多賦詩刻石而文忠公及張禹功蘇唐卿篆石榜之亭中最爲營丘佳處

元祐中青守以其地與王氏爲水碓稍復完葺

華陽楊裒好古博物家雖貧尤好書畫奇玩充實中橐家姬數人布裙糲食而歌舞絕妙故歐陽公贈之詩云三脚木牀坐調曲蓋言裒之貧也裒皇祐中宿華州西溪寺夜闌燈滅於闇中見光煜然旦起視之石也詢寺僧云西溪華下最勝處郡僚宴集之地故以此石鎮肉耳至夜裒移至別地光復在焉意其蘊玉因求得之輦至都下使玉工視之以爲然剖之得玉徑數寸溫潤純美光采粲然工人驚之曰至寶也今王府中未有其比

會朝廷求良玉琢鎮國寶裒因獻之遂爲璽鎮國華州軍額朝廷以名與璽同乃改曰鎮潼軍此亦異也余叔父博士爲華州幕官故知其詳或以爲裒所獻琢爲蒼璧未知孰是

洛陽牡丹歲久蟲蠹則花開稍小園戶以硫黃簪其穴蟲死復盛大其園戶相妬則以烏賊魚骨刺花樹枝皮中花必死蓋牡丹忌此魚耳

司馬溫公旣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以爲傾邪險詖不足爲善

而舊圖反爲奇箭多與之算如倚竿帶劍之類今皆廢其算以罰之顛倒反覆惡之大者奈何以爲上如倒中之類今當盡廢壺中算以明逆順大底以精密者爲上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微幸者無所措手此足以見公之志雖嬉戲之閒亦不忘於正也

唐彥猷清簡寡慾不以世務爲意公退居一室蕭然終日默坐惟吟詩臨書烹茶試墨以此度日嘉祐中守青社得紅絲石於黑山琢以爲硯其理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或如山峯或如雲霧花卉石自有膏潤浮

泛墨色覆之以匣數日不乾彥猷作硯錄品爲第一以爲自得此石端溪龍尾皆置不復視矣

秦武公作羽陽宮在鳳翔寶雞縣界歲久不可究知其處元祐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濬池得古銅瓦五皆破獨一瓦完面徑四寸四分瓦面隱起四字曰羽陽千歲篆字隨勢爲之不取方正始知卽羽陽舊址也其地北負高原南臨渭水前對羣峯形勢雄壯眞勝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武功游景叔方總秦鳳刑獄摹刊于石置之岐陽憲臺之

瑞豐亭以貽好事者

李謙浦太祖朝名將也在汾晉二十餘年大小百餘戰未嘗少衄每巡邊老幼望拜呼以爲父晚治第於道德坊中爲小圃購花木竹石植之頗與朝士大夫游久之以從弟謙昇女適皇子陳王貧無以資用質於宋延偃後其子正爲通事舍人侍太宗問曰爾父力邊三十年止餘一第忍屬它姓正具所以對太宗卽遣中使出內府錢付延偃贖還王禹偁作記美其事名二亭曰克家卽構宰相畢士安而下及諸名公賦詩紀述自成一編

秀州祥符院僧智和蓄一古琴瑟瑟微碧文細石爲軫

商刻云琴徽

碧石細紋軫製作精巧音韻清越中刊李陽冰篆三十

九字其略云南溟夷島產木名伽陀羅文橫如銀屑其堅如石遂用作此沈括筆談朱長文琴譜著此琴卽唐相汧公李勉所製響泉之名見李勉傳元祐末和死州將以其琴匣送尚書禮部符太常帳管好事者時時鼓之

錢塘沈振蓄一琴名冰清腹有晉陵子銘云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韻古月澄風勁三餘神爽泛絕機靜雪

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前鏡人其審之豈獨
知政書大歷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斲鳳沼內
書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脩士雄記磬極清實山在
陳聖與名知琴少在錢塘從振借琴彈酷愛之後三十
年聖與官太常會振姪述鬻冰清索百千不售未幾述
卒其妻得二十千鬻於僧清道轉落于太一道士楊英
久之聖與以五十千購得極珍祕之或以晉陵子杜牧
之道號篆法類李義山筆亦莫可辯又不知士雄何人
也

釋晉明齊州人久止靈巖晚遊五臺得風疾眉髮俱墮
百骸腐潰哀號苦楚人不忍聞忽有異人教服長松明
不識之復告云長松長古松下取根餌之皮色薺茺三
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兼解諸
蟲毒明採服不旬日髮復生顏貌如故今并代閒士人
多以長松參甘草山藥爲湯殊佳然本草及諸方書竝
不著獨釋惠祥作清涼傳始敘之然失於怪誕

元祐中上元駕幸迎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爲
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爲此戲者詔斥

去之今聖君宴犒羣臣豈宜尚容有此詔付檢官置于
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孔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盛
方且尊德樂道而賤伎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
德乎聞者慚羞歎服

椰子生安南及海外諸國木如椶櫚大者高百餘尺花
白如千葉芙蓉一本花不過數十朵實不過三五顆其
大如斗至老差小外有黃色商刻軟皮中有殼正類檳
榔故有人為詩云百果之中爾最珍檳榔應是汝玄孫
沈佺期亦有題椰子詩云叢生雕胡首圓實檳榔身殼

止有二穴芽出穴中殼內類羅服皮味苦肉極甘脆
人甚珍之中有潘大者一二升蠻人謂之椰子酒飲之
得醉交州記以為漿者是也治消渴塗髭髮立黑皮煮
汁止血療吐逆肉益氣生風

蜀雖阻劔州之險而郡縣無城池之固民性懦弱俗尚
文學而世以為蜀人好亂殊不知公孫述及劉闢王建
孟知祥輩率非土人皆以姦雄乘中國多事盜據一方
耳本朝王小波李順王均輩嘯聚西蜀蓋朝廷初平孟
氏蜀之帑藏盡歸京師其後言利者爭述功利置博易

務禁私市商賈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
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附之益眾向使無
加賦之苦得循良撫綏之安有此亂古人云與其蓄聚
斂之臣寧蓄盜臣聚斂之為害如此可不戒哉均則本
神衛卒校蓋趙延順怨鈐轄符昭壽推均為帥爾

犀之類不一生邕管之內及交趾者角紋如麻實理燥
少溫潤來自舶上生大食者又如茱萸理潤而綴商刻
光采徹瑩甚類犬鼻若傅以膏甚有花紋而尤異者曰
通天犀或如日星或如雲月或如葩花或如山水或成

飛走或成龍魚或成神仙或成宮殿至有衣冠眉目杖
履毛羽鱗角完具若繪畫然為世所貴其價不貲莫知
其所以然也或以為犀愛一物玩之久則物形潛入角
中是又不可以理推者其紋有正插者有倒插者有腰
鼓插者其類不一方其角未解也雖海人亦未知其為
異也故波斯以象牙為白暗犀角為黑暗以其難別識
也犀之有通天花紋者自顧其影則怖嘗飲濁水不欲
照見其角也海人之取犀也多於山麓植木如列羊棧
久則木朽犀前足短止則依木而立朽拆犀倒不能自

立因格殺之犀歲久亦退角培土埋僻處海人偵知以木角易取之西域謂犀爲竭伽角爲毗沙拏言一角也柳三變景祐末登進士第少有俊才尤精樂章後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皇祐中久困選調入內都知史某愛其才而憐其潦倒會教坊進新曲醉蓬萊時司天臺奏老人星見史乘仁宗之悅以耆卿應制耆卿方冀進用欣然走筆甚自得意詞名醉蓬萊慢比進呈上見首有漸字色若不悅讀至宸遊鳳輦何處乃與御製眞宗挽詞暗合上慘然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擲之

於地永自此不復進用

澠水燕談錄卷第八

澗水燕談錄卷第九

齊國王關之聖塗

雜錄凡三十六事

唐太宗問一行世數禪師製葉子格進之葉子言二十世李也當時士大夫宴集皆為之其後有柴氏趙氏其格不一蜀人以紅鶴格為貴禁中則以花蟲為宗近世職方員外郎曹谷損益舊本撰舊歡新格尤為詳密其法用匾骰子六隻犀牙師子十事自益帖而下分十五門門各有說凡名彩二百二十七逸彩二百四十七總

四百七十四彩余家有其格而世無能爲者

周顯德中許京城民居起樓閣大將軍周景威先於宋門內臨汴水建樓十三間世宗嘉之以手詔獎諭景威雖奉詔實所以規利也今所謂十三間樓子者是也景威子瑩國初爲樞密使

陶穀姓唐唐宰相莒公儉之後祖彥謙有詩名號鹿門先生穀避晉祖名改陶後歷事累朝不復還本姓士大夫譏之

劉鋹據嶺南置兵八千人專以採珠爲事目曰媚川都

每以石礮其足入海至五七百尺溺而死者相屬也久之珠璣充積內庫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率以珠爲飾窮極華麗及王師入城一火而盡藝祖廢媚川都黥其壯者爲軍老者放歸田里仍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爲業於是俗知務農矣

建隆中南都一夕星殞如雨點或大或小光彩煜然未至地而滅景祐初忻州夜中星殞極多明日視之皆石聞今忻民猶有蓄之乃知公羊傳以雨星不及地而復其說得之左氏以如雨而言與雨偕非也

幽薊八州陷北虜幾二百年其間英主賢臣欲圖收復
功垂成而輒廢者三矣此豪傑之士每每深嗟而痛惜
初周世宗既下關南欲乘勝進攻幽州將行夜中疾作
乃止藝祖貯財別庫欲事攻取會上仙乃寢柳仲塗守
寧邊今博野也結客白萬德使說其酋豪將納質定誓以爲
內應掩其不備疾趨直取幽州會仲塗易地而罷河朔
之人逮今爲憾

國初有王彥升者本市井販繒人及壯從軍累立戰功
至防禦使性極殘忍俘獲戎人則置酒宴飲引胡人以
手捉其耳對客咀嚼徐引卮酒戎人血流被面彥升笑
語自若前後噉數十百人亦可怪也

開寶中鄆陵許永爲鄆州盧縣尉自言七十五歲其父
瓊年九十九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七藝祖召瓊問唐
季事對尤詳賜以衣幣鞍馬父子俱享福壽世罕有也
盧丞相多遜謫死朱崖旅殯海上天慶觀道士練惟一
夜聞窗外有人讀書審其聲韻有類多遜明日有詩題
窗外曰南斗微茫北斗明喜聞窻下讀書聲孤魂千里
不歸云辜負洛陽花滿城筆迹亦類之明年歸葬洛此

說得之孫巨源而楊文公云其子全扶柩歸葬江陵佛舍與此不同未知孰是姑兩錄之

高麗海外諸夷中最好儒學祖宗以來數有賓客貢士登第者自天聖後數十年不通中國熙寧四年始復遣使脩貢因泉州黃慎者爲向道將由四明登岸比至爲海風飄至通州海門縣新港先以狀致通州謝太守云望斗極以乘槎初離下國指桃源而迷路誤到仙鄉詞甚切當使臣御事民官侍郎金第與同行朴寅亮詩九精如泗州龜山寺詩云門前客棹洪濤急竹下僧碁白

日閑等句中士士人亦稱之寅亮嘗爲其國詞臣以罪廢久之從金第使中國

盧多遜南遷朱崖逾嶺憩一山店店姬舉止和淑頗能談京華事盧訪之姬不知爲盧也曰家故汴都累代仕族一子事州縣盧相公違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誣竄南方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軀流落居此意有所待盧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昭昭行當南竄未亡閒庶見於此以快宿憾爾因號呼泣下盧不待食促駕而去

陳堯咨善射百發百中世以為神常自號曰小由基及守荆南回其母馮夫人問汝典郡有何異政堯咨云荆南當要衝日有宴集堯咨每以弓矢為樂坐客罔不歎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一夫之伎豈汝先人志邪杖之碎其金魚

景德中汾州有神祠凡民祈禱者神必親享盃盤悉空遠近奔赴蓋狐穴神座下通寢殿下複門繡箔人莫得窺羣狐自穴出分享肴醴王公嗣宗雅負剛正及鎮邠土乃騎兵挾矢驅鷹犬投薪穴中縱火焚之羣狐奔逸

擒殺悉盡鞭廟祝背徙其家毀其祠妖狐遂絕初公在長安也極疏种山人放之短好事者有詩云終南隱士聲華歇邠土妖狐巢穴空二事俱輸王太守聖朝方信有英雄

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名忘其居圍城中族人在

州西別墅城閉既久內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歎有畜犬徬徨其側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為我至莊取米邪犬搖尾應之至夜為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即由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

米還投曉入城如此數月比至城開孫氏闔門數十口
獨得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葬於別墅之南至
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仁宗天縱多能尤精書學凡宮殿門觀多帝飛白題榜
勳賢神道率賜篆螭首王曾之碑曰旌賢寇準曰旌忠
李迪曰遺直晏殊曰舊學丁度曰崇儒王旦曰全德元
老文彥博父均曰教忠積慶李用和曰親賢范仲淹曰
褒賢曹利用曰旌功呂夷簡曰懷忠張士遜曰舊德狄
青曰旌忠元勳其餘不可悉記或云初王子融守河中

模唐明皇題裴耀卿碑額獻之仁宗乃賜文正碑曰旌
賢大臣碑額賜篆蓋始於此其后英廟神考亦屢有賜
者

祥符初王旭知潁州因歲飢出庫錢貸民約蠶熟一千
輸一縑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為便今行於天下
於歲首給之謂之和買絹或曰預買始於旭也

汀州王捷少商江淮閒咸平初遇一人於南唐逆旅衣
道士服儀狀奇俊屢見之授以黃金術仍付以神劍且
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後佯狂叫呼上饒市中配

流嶺南逃歸京搗登聞鼓自陳上召與語悅之命之官
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劉承珪家珪上言數聞中正與人
語聲如童子云我司命真君也中正亟遷神武大將軍
康州團練使常以藥金銀獻上以助國費卒贈嶺南節
度使世謂之燒金王先生建祠永寧院西至今御府猶
有中正所獻金及鑪鉗殘藥

直史館孫公冕文學政事有聞於時而賦性剛明以別
白賢不肖爲事天禧中連守數郡暇日接僚吏殊不喜
談朝廷除授亦未嘗覽除目每得邸吏報狀則納懷中

不復省視或詰其意曰某人賢而反沈下位某人不才
而驟居顯官見之令人不快爾或譏其不廣然其好賢
嫉惡之心亦可尚也

曹襄悼公利用天聖中退朝歸私第中衢逢狂人奪其
樞密使印心獨惡之未幾姪芮爲不法事敗治獄者鍛
成其事芮死公貶隨州再貶房陵行至襄陽監者迫自
盡天下冤之

平原劉永錫天聖末以虞曹外郎知千乘縣一日與門
生對食永錫以饅頭食畜犬生曰犬斃食人食古人所

譏况珍味耶犬不食瞋視之以去數日不知所在一夕犬至跑門闕下將入生起視之知其將害已卷衾詐作人臥牀上升棟以避之犬入登牀噬之覺非人吼怒出戶擲尾作聲移刻而死今夫衣士人衣冠首鼠貴游門下以獵哺啜嗟來不愧曾斯犬之不若也

慶歷中皇叔燕王元儼薨仁宗追悼尤深詔有司擇位號之尤尊美者以追榮之乃持贈天策大將軍非常典也王性嚴毅威望著於天下士民識與不識呼之曰八大王犬戎尤憚之

李尚書公擇少讀書于廬山五老峯白石菴之僧舍書幾萬卷公擇既去思以遺後之學者不欲獨有其書乃藏于僧舍其後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書山房而子瞻爲之記

江陰軍北距大江地僻鮮過客無將迎之煩所隸一縣公事絕少通州南阻江東北濱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魚鹽自給不爲盜訟稀事簡仕宦二州者最爲優逸故謂江陰爲兩浙道院通州爲淮南道院

舊說虎有威遇人百步之外咆哮作聲以威懾人人或

不懼虎反畏而去故虎不食醉人小兒不知懼則虎畏而不食蘇子由作孟德傳以爲德禁卒旣逃不顧死見虎不爲動弭耳而去

蕭榔字大珍後梁宗室爲青州刺史有惠愛篤信于民及死民爲立祠千乘縣西相與謚曰信公嘉祐中祠宇頽敝主廟者買天恩老伶也有王父者金家蒼頭也幼苦痛寒汗不洽病腰不能行僂而丐且十年一旦人炙之遂愈天恩教之曰第云信公召語能爲吾脩廟則使爾腰伸諾之腰卽伸于是遠近聞之奏奔爭施錢帛以

新廟貌踰年得錢數千緡功未卒而二人爭錢相毆事稍諠施者因不復來

熙寧八年淮西大飢人相食朝廷遣近臣安撫同監司賑濟而措置乖戾不能副朝廷愛養元元之意安撫先檄郡縣以厚朴燒葷開飢民胃口提刑司督諸郡多造紙襖爲衣而又得稻田居之安撫可無慮矣聞者大慚朝廷知之重行降黜

此條中有脫文

諫議大夫崔頌博學君子人也性有疑疾防閑閨門過於嚴密巧者塗室以帛幕其目恐竊視其私也與夫羅

灰局戶殆不遠

陳亞少卿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軸平生之所寶者晚年退居有華亭雙鶴唳怪石一株尤奇峭與異花數十本列植於所居爲詩以戒子孫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亞死未幾皆散落民間矣

小詞有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破黃昏之語或以爲黃昏不當燭已見跋解者曰此草廬寔陋者之論殊不知貴侯戚里洞房密室深邃窈窕有不待夜而張燭者矣

士大夫筵饌率以飢飢或在水飯之前予近預河中府蒲左丞會初坐卽食菴生飢飢予驚問之蒲笑曰世謂飢飢爲頭食宜爲羣品之先可知矣意其唐末五代亂離之際失其次第久抑下列頗鬱興論率復坐客皆大笑

王承衍尚秦國賢肅大長公主至曾孫師約又尚惠和公主子植又選尚惠國公主昔漢竇氏一門三公主於時親戚功臣莫與比唐薛儆與其子鏞商刻鏞相繼尚睿宗明皇女獨稱唐薛氏而尚三公主又父子相繼惟王

氏一門

江南一縣郊外古寺地僻山險邑人罕至僧徒久苦不足一日有僧游方至其寺告于主僧且將興之謀所以驚人耳目者寺有五百羅漢擇一貌類己衣其衣頂其笠策其杖入縣削髮誤為刀傷其頂解衣帶白藥傅之畱杖為質約至寺將遺千錢削者述所以得杖貌相與見主僧更異之開羅漢堂門銷塵凝坐榻如久不開者視之此羅漢衣笠皆所見者項有傷處血漬藥傅如昔前有一千皆古錢貫且朽因其歎異之傳聞遠近施者

日至寺因大盛數年其徒有爭財者其謀稍泄得之外氏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寅亮荅詩序有花面豔吹愧鄰婦青脣之斂桑閒陋曲續郢人白雪之音之語有司劾中小官不當外交夷狄奏上神宗顧左右青脣何事皆不能對乃以問趙元老元老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神宗再諭之元老誦太平廣記云有覩鄰夫見其婦吹火贈詩云吹火朱脣斂添薪玉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其婦告其夫曰君

豈不能學也夫曰汝當吹火吾亦效之夫乃爲詩云吹火青脣斂添薪墨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鳩槃茶元老之強記如此雖怪僻小說無不該覽

國初襲唐末士風舉子見先達先通牋刺謂之請見既與之見他日再投啟事謂之謝見又數日再投啟事謂之溫卷或先達以書謝或有稱譽卽別裁啟事委曲敘謝更求一見當時舉子之於先達者其禮如此之恭近歲舉子不復行此禮而亦鮮有上官延譽後進者

錢鏐之據錢塘也子跛鏐鍾愛之諺謂跛爲癩杭人爲諱之乃稱茄爲落蘇楊行密之據淮陽淮人避其名以密爲蜂糖尤見淮浙之音誤也以癩爲茄以蜜爲密良可哈也

熙寧中淮西連歲蝗旱居民艱食通泰農田中生菌被野飢民得以採食元豐中青淄薦飢山中及平地皆生白麩白石如灰而臙民有得數十斛以少麩同和爲湯餅可食大濟乏絕二事頗異皆所目見

澠水燕談錄卷第九

泚水燕談錄卷第十

齊國王闢之聖塗

談謔 凡二十三事

國初將軍王景咸嘗守邢州使臣王班銜命至郡景咸
宴之坐中厲聲曰請王班滿飲景咸以為官也左右曰
王班姓名也景咸大慙責左右爾輩何不先教我坐中
大噱

國初聶崇義精禮學著三禮圖上之盛行於世詔給于
國子監講堂郭忠恕嘗謂其姓曰近貴全為贖攀龍即

作聾雖然三箇耳終是未爲聰崇義曰僕不能詩聊以一聯奉酬勿笑有三耳猶勝畜二心其敏而善謔亦可嘉也

寇萊公與張洎同爲給事中公年少氣銳嘗爲庭雀詩玩張洎曰少年挾彈何狂逸不用金丸用蠟丸譏洎在金陵圍城中嘗爲其主作詔納蠟丸追上江救兵也陳文惠善八分書點畫肥重自是一體世謂之堆墨書尤宜施之題榜鎮鄭州日府宴伶人戲以一幅大紙濃墨塗之當中以粉筆點四點問之何字也曰堆墨書田

字文惠大哂

丞相王公之夫人鄭氏奉佛至謹臨終囑其夫曰卽死願得落髮爲尼及死公奏乞賜法名師號歛以紫方袍王荆公之子滂少得心疾逐其妻荆公爲備禮嫁之好事者戲之曰王太祝生前嫁婦鄭夫人死後出家人以爲異又工部郎中侯叔獻妻悍戾叔獻旣殂兒女不勝其酷詔離之故好事者又曰侯工部死後休妻

王琪張元同在南京晏元獻公幕下張肥大王以大牢日之王瘦小張以彌猴日之一日水網至八百里村水

海內言金卷一
淺當剝府檄張往督之王曰所謂八百里駿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元獻爲之啟齒

劉貢父文學過人而又滑稽善謔知曹州日于役書記自京還貢父問嘗見王學士渠有老態否于曰顏猶未老而鬢已斑貢父曰豈非急進至然也貢父之警辨多類此

往年士大夫好講水利有言欲涸梁山泊以爲農田或詰之曰梁山泊古鉅野澤廣袤數百里今若涸之不幸秋夏之交行潦四集諸水竝入何以受之貢父適在坐徐曰却于泊之傍鑿一池大小正同則可受其水矣坐中皆絕倒言者大慚沮

穎上常夷甫處士以行義爲士大夫所推近臣屢薦之朝廷命之官不起歐陽公晚治第于穎久參政柄將乞身以去顧未得謝而思穎之心日切嘗有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後公旣還政而處士被召赴闕爲天章閣待制日奉朝請有輕薄子改公詩以戲之曰却笑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雞

歐陽文忠公不喜釋氏士有談佛書者必正色視之而

公之幼子小字和尚或問公既不喜佛排浮屠而以和尚名子何也公曰所以賤之也如今人家以牛驢名小兒耳問者大笑且伏公之辨也

馮吉瀛王道之子少學能文而輕佻善謔尤精胡琴嘗因家會命彈胡琴曲終賜之束帛以辱之吉致帛于項以左手抱琴右手按膝如伶人拜起舉家大笑終以浮薄不登清近仕皇朝終少列

頃有秉政者深被眷倚言事無不從一日御宴教坊雜劇爲小商自稱姓趙名氏負以瓦甌賣沙糖道逢故人喜而拜之伸足誤踏甌倒糖流于地小商彈指歎息曰甜采你卽溜也怎奈何左右皆笑俚語以王姓爲甜采胡祕監旦學冠一時而輕躁喜況人其在西掖也嘗草江仲甫升使額誥詞云歸馬華山之陽朕雖無愧放牛桃林之野汝實有功蓋江小字芒兒俚語以牧童爲芒兒胡又嘗行巨璫誥詞云以爾久淹禁署克慎行藏由是諸豎切齒范應辰爲大理評事且畫一布袋中藏一丐者以遺范題云袋裏貧士也

劉攽貢父王汾彥祖同在館閣皆好談謔一日劉謁王

曰君改賜章服故致賀爾王曰未嘗受命且早聞閣門
傳報君但詢之王密使人詢之閣門乃是有旨諸王墳
得用紅泥塗之爾

貢父晚苦風疾鬢眉皆落鼻梁且斷一日與子瞻數人
小酌各引古人語相戲子瞻戲貢父云大風起兮肩飛
颺安得壯士兮守鼻梁座中大噓貢父恨悵不已貢父
晚年鼻旣斷爛日憂死亡客戲之云顏淵子路微服同
出市中逢孔子惶怖求避忽見一塔相與匿于塔後孔
子旣過顏子曰此何塔也由曰所謂避孔子塔也

有張獻圖者應舉久不第好嘲戲以壬午推恩得三班
奉職以詩寄其妻云吾今爲奉職子莫怨鸞孤

往歲有丞相薨于位者有無名子嘲之時出厚賞購捕
造謗或疑張壽山人爲之捕送府府尹詰之壽云某乃
于都下三十餘年但生而爲十七字詩鬻錢以糊口安
敢嘲大臣縱使某爲安能如此著題府尹大笑遣去
張文寶六州人博學有文從子仲達以詩一軸示文寶
自銜鸞絲詩最爲得意云滄浪最深處鱸魚初得時文
寶云更宜雕琢仲達云如何雕琢文寶云詩固佳矣但

鷺絲脚太長爾仲達赧服

子瞻通判錢塘嘗權領州事新太守將至營妓陳狀詞以年乞出籍從良公卽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藝爲一州之最聞之亦陳狀乞嫁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雖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

顧臨學士魁偉好談兵館中戲謂之顧將軍一日同館諸公遊景德寺至寺前柏木下雨暴作顧戲同舍林希曰雨中林學士柏下顧將軍諸公大噱以爲精對

熙寧中學士以字解相上或向貢父曰曾得字學新說否貢父曰字有三牛爲奔字三鹿爲麓字竊以牛爲麓而行緩非善奔者鹿善奔而體瘦非麓大者欲二字相易庶各會其意聞者大笑

予元豐元年調博州高唐縣令時黃夷仲廉爲監察御史予往別焉夷仲口占一絕句見謔云高唐不是那高唐風物由來各異鄉若向此中求夢雨只應愁殺楚襄王蓋譏河朔風土人物之質樸也

荆國王文公以多聞博學爲世宗師當世學者得出其

門下者自以爲榮一被稱與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經
尤尚解字末流務多新奇浸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
兼用舊傳註不專治新經禁援引字解于是學者皆變
所學至于著書以詆公之學者且諱稱公門人故芸叟
爲挽詞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傅士林
及後詔公配享神廟贈官并謚碑學者復治新經用字
解昔從學者稍稍復稱公門人有無名子改芸叟詞云
人人却道是門生

澠水燕談錄卷第十

澠水燕談錄跋

澠水燕談錄自商氏稗海殘缺本行於世海內不見
全書久矣此帙出自明正德間白沙貢氏吳郡趙氏
清常又以宋刻補足末卷詳具李北苑跋中惜先兆
一門尚有缺葉未能符自序三百六十餘事之數海
內藏弄家有以完本見貽俾補一簣之虧則造福於
古人尤不淺矣通介叟鮑廷博謹白

